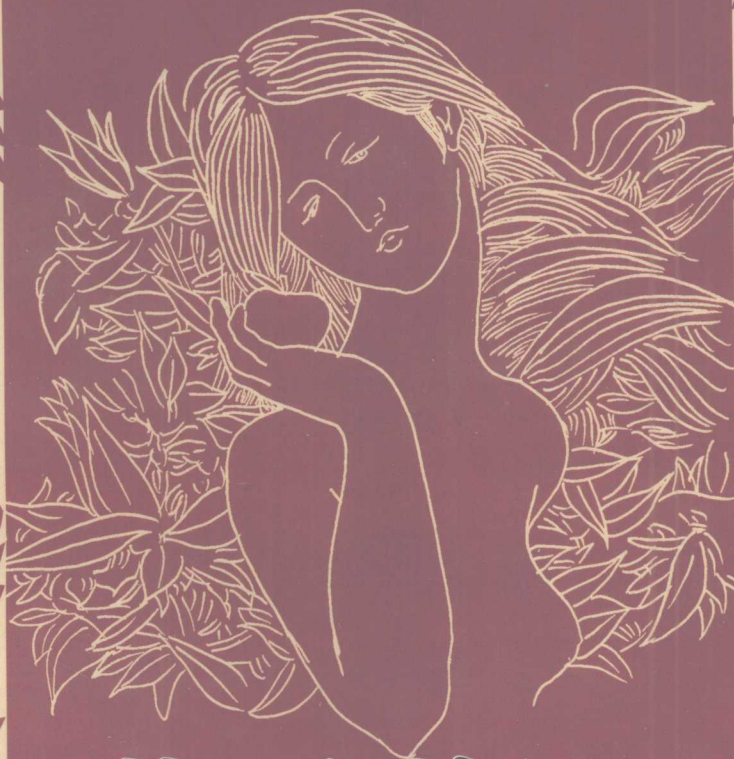


名人名家书系

林海音 著



英子的心

〔散文〕

英子的心

林海音著 傅光明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6·1 北京

责任编辑：傅光明

封面设计：王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子的心/林海音 著；傅光明 编.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6.1 (名人名家书系)

ISBN 7-80002-815-1

I. 英…

II. ①林… ②傅…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22349 号

书 名：英子的心

著 者：林海音 编 者：傅光明

出 版 者：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发 行 者：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北京市美通印刷厂印刷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次：1996 年 1 月第 1 版

次：1998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张：14

数：272 千字

数：15000—20000 册

书 号：ISBN 7-80002-815-1/I·176

定 价：16.50 元



林海音近影

京味儿的开始(代序)

林海音

京味儿开始在我五岁那年。

我是一个出生在日本大阪的小女孩，原籍是台湾苗栗县。父亲是客家人，母亲是台北县的闽南人。母亲婚后怀着我到日本去，就在日本的回生病院生下了我。

大阪是日本的第二大城，那里该算是我的第二故乡吧！但我还是喜欢认为北京才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三岁时随着父母从日本返回台湾，我的父亲先到北京安排一切，然后我和母亲在苗栗和台北住了两年，等父亲安排妥当，我便在五岁那年和母亲坐了大轮船到天津转北京去了。

我记得初到北京是住在珠市口的谦安客栈，旁边就是北京最大的剧院第一舞台。这条大街很热闹，五岁的我，就每天站在门口看热闹，路过的行人也稀奇地看我，因为我穿的是日本小和服和木屐。但是很快的，我们就搬到椿树上二条的住家房子，我的和服没有了，穿着花布小裤褂，脚底下是一双打着皮头儿的布鞋。刚到北京，虽然很快地说北京话，但我还是能不整齐地用旧种语言（日本、客家、闽南、北京）说北京话！过不

多久，先是丢了日本话，再丢客家话，接着因为不肯说闽南话，常被父亲责备。当然，最后我是说很完善的京味儿了！一直到七十多岁的现在，连语言带生活形态，就像别人常说我的：“比北京人还北京！”

现在，承傅光明先生为我选这本《英子的心》，他已经熟读我的作品，选来毫不费功夫，我也很满意他的选择，分类编目也很得体。

这本所选的全是散文，我的作品，何止这些，光明这样选，实获我心，希望我的读者们喜欢。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柔思且丽景

目 录

京味儿的开始(代序)..... 林海音(1)

苦 念 北 平

虎坊桥 (3)

北平漫笔 (9)

苦念北平 (32)

骑小驴儿上西山 (36)

骑毛驴儿逛白云观 (40)

《北平谐后语辞典》序 (44)

在“胡同”里 (47)

访母校·忆儿时 (51)

老北京的生活 (57)

北京土语辞典 (61)

我的京味儿之旅 (70)

六百三十五条龙 (96)

城墙·天桥·四合院儿 (99)

亮丽且温柔

悼钟理和先生	(109)
遥念胡蝶	(116)
念远方的沉樱	(120)
演艺生涯半世纪的白杨	(126)
一生的老师	(133)
她今年九十五岁喽!	(141)
最后的沉樱	(147)
亮丽且温柔	(152)
崇敬的心情永无止境	(158)
敬老四题	(162)

落人满天霞

读传杂记	(177)
窃读记	(184)
重读《旧京琐记》	(191)
《童年的再生》	(199)
平妹,挺好的!	(203)
观《北京故事》随想	(212)

古韵	(218)
落入满天霞	(223)
梦之谷奇遇	(227)
关于女人和男人	(232)
大陆最佳去处全集	(235)
戏剧和人生	(239)

寂寞之旅

雾社英魂祭	(245)
秋游狮头山	(253)
绢笠町忆往	(258)
日落百老汇	(265)
访马克·吐温故居	(270)
寂寞之旅	(278)
上海走一趟	(285)
水上人家	(292)
林中迷途的男孩	(295)
日本关西之旅	(298)
英子对英子	(306)

(818)

(823) **童年·冬阳·骆驼队**

(828)

窗 (315)

门 (318)

狗 (320)

友情 (323)

灯 (327)

寂寞之友 (329)

平凡之家 (332)

教子无方 (335)

阳光 (339)

妈妈说,不行 (344)

好日子 (348)

冬青树 (353)

母亲的秘密 (358)

今天是星期天 (365)

《城南旧事》代序 (372)

童年·冬阳·骆驼队 (378)

春 (381)

模特儿“二姑娘”访问记 (384)

英子的乡恋 (393)

阿太婆的故事	(402)
豆腐颂	(407)
看象	(413)
“雅舍”的主人	(422)
窗口的画	(426)
说自己的话	(429)

林海音和英子	傅光明(432)
--------------	----------

苦
念
北
平

虎坊桥

常常想起虎坊大街上的那个老乞丐，也常想总有一天把他写进我的小说里。他很脏、很胖。脏，是当然的，可是胖子做了乞丐，却是在他以前和以后，我都没有见过的事；觉得和他的身份很不衬，所以才有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吧！常常在冬天的早上看见他，穿着空心大棉袄坐在我家的门前，晒着早晨的太阳在拿虱子。他的唾沫比我们多一样用处，食指放在舌头上舔一舔，沾了唾沫然后再去沾身上的虱子，把虱子夹在两个大拇指的指甲盖儿上挤一下，“哒”的一声，虱子被挤破了。然后再沾唾沫，再拿虱子。听说虱子都长了尾巴了，好不恶心！他的身旁放着一个没有盖子的砂锅，盛着乞讨来的残羹冷饭。不，饭是放在另一个地方，他还有一个黑脏油亮的布口袋，干的东西像饭、馒头、饺子皮什么的，都装进口袋里。他抱着一砂锅的剩汤水，仰起头来连扒带喝的，就全吃下了肚。我每看见他在吃东西，就往家里跑，我实在想呕吐了。

对了，他还有一个口袋。那里面装的是什末？是白花花的
大洋钱！他拿好了虱子，吃饱了剩饭，抱着砂锅要走了，一站起
身来，破棉裤腰里系着的这个口袋，往下一坠，洋钱在里面打
滚儿的声音叮当响。我好奇，拉着宋妈的衣襟，指着那发响
的口袋问：

“宋妈，他还有好多洋钱，哪儿来的？”

“哼，你以为是偷来的，抢来的吗？人家自个儿攒的。”

“自个儿攒的？你说过，要饭的人当初都是有钱的多，好吃
懒做才把家当花光了，只好要饭吃。”

“是呀！可是要了饭就知道学好了，知道攒钱啦！”宋妈摆
出凡事皆懂的样子回答我。

“既然是学好，为什么他不肯洗脸洗澡，拿大洋钱去做套
新棉袄穿哪？”

宋妈没回答我，我还要问：

“他也还是不肯做事呀？”

“没听说吗？要了三年饭，给皇上都不做。”

他虽然不肯做皇上，我想起来了，他倒也在那出大殡的行
列里打执事赚钱呢！烂棉袄上面套着白丧褂子，从丧家走到墓
地，不知道有多少里路，他又胖又老，还举着旗呀伞呀的。而
且，最要紧的是他腰里还挂着一袋子洋钱哪！这一身披挂，走
那么远的路，是多么的吃力呢！这就是他荡光了家产又从头学
好的缘故吗？我不懂，便要发问，大人们好像也不能答复得使
我满意，我便要在心里琢磨了。

家住在虎坊桥，这是一条多姿多彩的大街，每天从早到晚

所看见的事事物物，使得我常常琢磨的人物和事情可太多了。我的心灵，在那小小的年纪里，便充满了对人世间现实生活的怀疑、同情、感慨、兴趣……种种的情绪。

如果说我后来在写作上有怎样的方向时，是幼年在虎坊桥居住的几年，给了我最初的对现实人生的观察和体验也说不定吧！

没有一条街包含了人生世相有这么多方面。在我幼年居住在那里的几年中，是正值北伐前后的年代。有一天下午，照例的，我们姐弟们洗了澡换了干净的衣服，便跟着宋妈在大门口上看热闹了。这时来了两个日本人，一个人拿着照像匣子，另一个拿着两面小旗，是青天白日旗，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刚刚成了过去。小日本儿会说中国话，拿旗子的走过来笑眯眯的对我说：

“小妹妹的照像的好不好？”

我不知道这是怎样一回事，和妹妹向后退缩，他又说：

“不要紧，照了像我要大大的送给你。”然后他看着我家的门牌号数，嘴里念念有词。

我看看宋妈，宋妈说话了：

“您这二位先生是——？”

“噢，我们是日本的报馆的，不要紧，我们大大的照了像。”

大概看那两个人没有恶意的样子，宋妈便对我和妹妹说：“要给你们照就照吧！”

于是我和妹妹每人手上举着一面青天白日旗，站在门前照了一张像，当时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为什么要这样照。等到爸爸

回家时告诉了他，他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玩笑着说：

“不好喽，让人照了像寄到日本去，不定是做什么用哪，怎么办？”

爸爸虽然玩笑着说，我的心里却是很害怕，担忧着。直到有一天，爸爸拿回来一本书报，里面全是日本字，翻开来有一页里面，我和妹妹举着旗子的照片，赫然在焉！爸爸讲给我们听，那上面说，中国街头上的儿童都举着他们的新旗子。这是一本日本人印行的记我国北伐成功经过的书册。

对于北伐这件事，小小年纪的我，本是什么也不懂的，但是就因为住在虎坊桥这个地方，竟也无意中在脑子里印下了时代不同的感觉。北伐成功的前夕，好像曾有那么一阵紧张的日子，黄昏的虎坊桥大街上，忽然骚动起来了，听说在逮学生，而好客的爸爸，也常把家里多余的房子借给年轻的学生住，像“德先叔叔”（《城南旧事》小说里的人物）什么的，一定和那个将要迎接来的新时代有什么关系，他为了风声的关系，便在我家有了时隐时现的情形。

虎坊桥在北京政府时代，是一条通往最繁华区的街道，无论到前门，到城南游艺园，到八大胡同，到天桥……都要经过这里。因此，很晚很晚，这里也还是不断车马行人的。早上它也热闹，尤其到了要“出红差”的日子，老早，街上就涌到各处来看“热闹”的人。出红差就是要将犯人押到天桥那一带去枪毙，枪毙人怎么能叫做看热闹呢？但是那时人们确是把这件事当做“热闹”来看的。他们跟在载犯人的车后面，和车上的犯人互相呼应地叫喊着，不像是要去送死，却像是一群朋友欢送的